

他和我的 东瀛物语

一个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回忆录

从被迫成为日本侵华士兵到坚定的反战社会活动家
从带着刺刀到带来象征和平友好的樱花

【日】元山里子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他和我的 东瀛物语

一个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回忆录

〔日〕元山里子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个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回忆录 / (日) 元山里子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360-8811-5

I. ①他… II. ①元… III. ①回忆录—日本—现代
IV. ①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5094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林宋瑜
责任编辑：揭莉琳 林 菁 刘玮婷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李桢涛
内文版式：礼孩书衣坊

书 名	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个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回忆录 TA HE WO DE DONGYING WUYU YIGE RIBEN QINHUA LAOBING YISHUANG DE HUIYIL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2 1插页
字 数	266,000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h.com.cn>

序言

我的第二份家史

本书名叫《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个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回忆录》，其中的“他”是元山俊美。元山俊美是日本人，也是我的丈夫。我是在中国长大的中日混血儿，我的母亲是日本人。

我父亲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与我的母亲相识，在日本结婚。1950年，父亲携母亲一起从日本回到中国，在厦门大学教书。我以父亲的个人史为主轴，写了一本我们家的家史《三代东瀛物语》，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虽说今天男女平等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我发现，在“家史”这个问题上，女性倒是比男性更具有发言权。我在《三代东瀛物语》中，曾这样写道：“作为女人，有一个区别于男人的意外，就是一个男人只能有一部家史，而一个女人，或许可以有两部家史，这就是婚前的家史与婚后的家史。”

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认识元山俊美，并与他结婚。结婚后，元山俊美的个人史，就成为我的第二部家史。我以元山俊美的个人史为主线，写下《他和我的东瀛物语》。

《他和我的东瀛物语》分为三个部分，上部是我丈夫元山俊美的故事。元山俊美是农民的儿子，抗战爆

发后，他被日本政府强制征兵，成为侵略军士兵来到中国，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日本鬼子”。现在中国的抗战文艺作品对“日本鬼子”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日本侵略军士兵并不能简单地脸谱化。

因为元山他们这样的侵略军士兵，并不是自愿去中国打仗的，他们是被强制征兵，强行送到中国战场去充当炮灰，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所以，元山他们这样的侵略军士兵在中国战场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同时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在这本书里，以元山为主线，讲述了日本侵略军士兵在中国扮演这种“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角色的内心痛苦和挣扎。

日本战败后，元山他们在中国缴枪投降，然后被遣送回日本。此后，元山在日本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和反战运动，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又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元山作为无党派人士继续坚持反战运动，坚决反对日本修改教科书，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为了向中国人民表示忏悔和歉意，元山在2000年带了200株日本樱花，栽种到当年他在湖南的激战地，表示对当地人民的忏悔和歉意。

本书的中部以我为主轴，述及我在日本留学、工作和创业的故事，其中贯穿了元山俊美用他的人生智慧对我的启发和帮助，以及我们历经十年终于走到一起的故事。本书的下部讲述了我与元山结婚后，在东瀛共同生活奋斗的个人历史，也反映了当代日本社会的生活形态。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我的第二份家史

001

上部 他的东瀛故事

001

第一章 山阴里的孩子

003

第二章 被迫成为侵略军的炮灰

032

第三章 踏上血腥的侵略穷途

054

第四章 在中国战场上的觉醒

071

第五章 生灵涂地 民生凋敝

099

第六章 重获新生的人生之路

117

第七章 都是命运的安排

149



中部 我的东瀛故事 175

第八章 东瀛留学的岁月 177

第九章 东瀛职场的体验 203

第十章 寻求心灵的归宿 231

第十一章 人生的转折点 255

第十二章 东瀛的创业之路 273

下部 他和我的东瀛故事 295

第十三章 与他共同战斗的日子 297

第十四章 文明铺的樱花 321

第十五章 他的最后日子 343

尾声 十六年后的樱花树下 365



上部

他的东瀛故事

第一节 他的家乡，也有很多古老的故事

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一，就是人间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会得到上天的预兆。凡是奇人异人出生的时候，上天都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异象预兆，从什么“满地红光、满室异香”，到“怪异风雨、晴天霹雳”等。

在我心目中，在山那边出生的元山俊美应该属于奇人异人的行列，那他呱呱落地时有没有什么异象呢？

当我问起元山时，元山大笑说：“哪里有什么异象，我的出生跟别人没有任何不同。如果硬要找什么‘异象’，那就是我是双胞胎的一员，我还有一个同胞出生的妹妹。”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惊：“咦，怎么这么巧？我也是双胞胎的一员，只是我们不是龙凤胎，是姐妹俩，我也是先出生的，妹妹十分钟以后呱呱落地。”

元山继续说：“日本在江户时代初期使用从中国传来的农历，按照天星六曜顺序来转换，这六曜是‘先胜→友引→先负→佛灭→大安→赤口’。我和妹妹出生的那天是‘先胜’，听起来好像很好，可是‘先胜’真正的意义还在于时辰的分割上，从0点到12点，

被认定为吉祥时辰，从12点到24点，却被认定为不祥时辰。我出生的时辰是11点50分，正好赶上好时辰，可是双胞胎妹妹一直出不来，直到30分钟以后才出生，即12点20分，被认为不是好时辰，加上当时一连串愚昧的风俗，使我们这对龙凤胎在出生时有了不同的命运。”

元山俊美出生的家，位于日本山阴地区的岛根县江津市小田町，所以我把本章的题目起名为“山阴里的孩子”。

20世纪90年代，我去过元山的老家，那是一座古旧的瓦房，日本乡村那种铜绿色的瓦，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房顶颇高，上方有一排小窗户。在远景一片田野衬托下，甚至有点令人想起美国儿童文学《大草原上的小屋》那种诗意。我还以为是一座二层的小楼或阁楼，可是进去一看，却只有一层平房，并没有二楼。

我奇怪地问元山：“这房子从外面看是有两层的，怎么进来却只有一层呢？”

元山指着天花板说：“这房子是有两层的，但楼上住的不是人，而是蚕。”

说完，元山领着我，来到一个日式拉门前。门一拉开，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木梯子。我顺着梯子爬上二楼，发现二楼十分低矮，人只能弯着腰行走。整个二楼没有隔墙，连成一片，南北有通气的小窗户。

元山说：“过去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养蚕。二楼铺满了桑叶，养满了白白胖胖的蚕，蚕吐的蚕丝用来做丝绸。在过去，丝绸是皇亲国戚、贵族的消费品，价格抵得上白银，所以大家都养蚕。”

几百年前，日本曾有“白银之国”的美誉，因为那时日本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银矿，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出口国，日本生产的白

银，一度占到了全世界白银的三分之一。可是日本的银矿在开采了500年之后，终于枯竭，挖不出银子了。

日本在白银挖尽之后，一时间没有东西可出口，而日本又是资源贫瘠、极度需要进口的国家，这时日本就看上了丝绸。

众所周知，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出口国，古代连接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的交汇之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不过那时候人们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中国的养蚕技术传到日本后，日本开始大量养蚕。日本从古至今就有个特点，不仅善于模仿，而且善于钻研。日本的丝绸因为质量好，价格低，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打败了中国丝绸，日本那弹丸之地上的蚕丝质量居然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丝绸生产国。

后来美国发明了人造丝等人造纤维，日本又模仿，并进一步钻研发展，使其越来越价廉物美，以致对天然丝绸的需求量越来越小，日本的养蚕业也就跟着衰落了。近代新建的日本民居，也不再专供蚕虫居住的二层阁楼。不过在日本还可以看到很多元山家这样的老宅，成为日本养蚕盛况时代的遗迹。

我问元山：“这座老宅是你们家族传下来的吧？”我自以为答案是肯定的。

没想到元山却摇头否定说：“不是。因为我们家是农民，是不可能有家族的。”

我奇怪地问：“每家都应该有家族呀。为什么农民家不可能有家族呢？”

元山说：“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是封建社会，不允许农民有家

族。中国所谓‘家族’，是建立在姓氏基础上的。男系子孙代代相传祖先姓氏，这样就把血缘关系用‘姓氏’的方式记载下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只有贵族和武士有姓，一般老百姓不允许有姓，也不配有姓，只有名字。生个男孩就叫太郎、二郎、三郎什么的，生个女孩就叫菜子、花子、叶子什么的。因为没有姓，三代以上的血缘关系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过去日本的老百姓都没有家族，也没有家族的概念。家族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

我好奇起来又问：“没有姓，又没有家族，难道古时候日本老百姓就是‘天下一家’吗？”

元山解释说：“当然也不是‘天下一家’了。虽说那时候日本老百姓没有‘家族’，但日本有‘屋’。所谓‘屋’，不是由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家族，而是一种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在古时候，每个农民都属于某个‘屋’。”

我问元山：“日本古时候的‘屋’，相当于中国的什么东西呢？”

“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过‘屋’这样的东西，所以很难找出类似的……”忽然元山眉头一展，说，“对了，日本的‘屋’，就类似于中国过去的‘人民公社’。当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搞‘人民公社’，我就想，这个‘人民公社’不就是我们过去的‘屋’的扩大版嘛。”

为元山这个奇妙的比喻，我不得不佩服地说：“原来日本也搞过‘人民公社’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不问你是哪个村的，不问你是哪个家族的，而是问‘你是哪个公社的’。”

元山也表示同意：“对。日本农民过去也不问你是哪个村的，不问你是哪个家族的，而是问‘你是哪个屋的’。当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个人解放了，农民们有了人身自由，不再从属于某个‘屋’了。”

我接着说：“不过现在我还看到不少‘屋号’和‘家纹’。比如一些老字号商店就在大门的门帘上，印着‘屋号’和‘家纹’。最典型的应该是传统歌舞伎世家吧？比如当红的‘成田屋’现在已经传到第十一代，‘成田屋’的家纹是三升^①和杏叶牡丹。”

古时每个“屋”有一个名字，叫作“屋号”；还有一个代表这个“屋”的图腾图案，叫作“家纹”。现在日本的传统歌舞伎世家还在和服上，甚至在信笺、信封、筷子、茶杯、酒杯等私人物品上，都刻印上自己一家所属的“屋号”和“家纹”。而且流传下来的“屋”，也仍然超越血缘关系，比如歌舞伎“成田屋”一门，除了掌门的市川流宗家市川一族以外，同团队的也都属于“成田屋”号下的人。

我问元山：“你们家过去也有‘屋号’和‘家纹’吧？”

元山说：“那是当然的。我家所属的屋号叫‘谷本屋’，顾名思义，就是坐落在山谷底部的‘人民公社’；我家的‘家纹’是杉树叶，也是源于附近的一片杉树林。”

① 三升纹，升为一种方形器具，三升纹由三个方形一个套一个组成。

第二节 他的国家，也有过天翻地覆的变革

说到日本的历史，元山不满地说：“现在不少外国人写的书上说，日本人自古有崇拜天皇的历史，人人愿意为天皇献身，那是根本不了解日本实情的乱解释。事实上，在明治天皇之前，日本人根本就不崇拜天皇。那时候日本的政治大权都掌握在德川将军家族手中，天皇不过是个傀儡皇帝。当时的日本人只知道统治日本的是德川将军，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天皇。”

我说：“可是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日本人是非常崇拜天皇。日本军队都叫‘皇军’，日本兵死时还要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元山说：“日本人崇拜天皇，那是从明治天皇开始的。不过，明治天皇也值得崇拜呀，因为他解放了日本人民。套用中国的说法，明治天皇就是日本人民的‘大救星’。你知道明治维新吧？很多外国人以为明治维新只是一场上层的政治改革，其实不然，明治维新是一场使日本人民获得解放的政治革新。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元山给我详细的解释如下。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实行等级身份制。这种等级身份制把日本人民分成三等身份：第一等，贵族（日语叫“公家”）；第二等，武士（日语叫“武家”）；第三等，庶民（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第一等身份的“贵族”，是负责治理国家的行政官员，按照中国话就是“当官的”；第二等身份的“武士”，是负责治安打仗的军人，按照中国话就是“当兵的”；第三等身份的庶民，是负责

经济基础，搞生产的农民，按照中国话就是“种地的”。这三种身份等级都是世袭的，你生来的身份，一辈子都不能变，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血统论。

一个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不管你怎么奋斗，一辈子也只能是种地的农民。你的农民身份，在你一生中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种等级身份制是一种非常不讲人权的落后政治体制。

在等级身份制时代的日本老百姓，完全可以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日本的老百姓总是期盼着出现一个大救星，把他们从暗无天日的地狱中拯救出来。

日本搞明治维新，核心就是废除等级身份制，实现万民平等。明治天皇赐给了日本老百姓“四大人权”，这“四大人权”是什么呢？

明治天皇给老百姓第一大人权是姓名权。过去日本的等级身份制规定，只有贵族和武士才可以有姓。庶民因为身份低贱，是不允许有姓的。那时候的日本，你有没有姓是区分上等人 and 下等人的标志。明治天皇宣布，人人都有姓的资格，也就是人人都有了平等的姓名权。所以，日本的老百姓当然对天皇感恩涕零，把天皇奉为大救星，打心眼里拥护天皇。

获得姓名权后，大家就急急忙忙、高高兴兴地给自己起个姓。住在稻田中的就叫田中，住在稻田上方的就叫上田，住在稻田下方的就叫下田；家旁边有小树林的就叫小林，有大树林的就叫大林，有不大不小树林的就叫林；住在村西边的就叫西村，住在村北边的就叫北村，住在东边的就叫东村，住在南边的就叫南村，住在村中央的就叫中村；离山较远的叫远山，住在山中间的就叫中山，住在

山坳的就叫奥山，住在山附近的就叫元山。

而原本有姓的贵族，一般是德川、伊丹、近卫、宫本等。从日本人的姓氏，就可以看出其祖先是贵族还是平民。当然，现在日本已经不讲身份了，祖先是贵族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像中国在清朝的时候，正黄旗、镶黄旗家族可是不得了的人，可是现在正黄旗、镶黄旗的后代，人们也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得了的了。

明治天皇给老百姓第二大人权是通婚权。过去日本的等级身份制规定，贵族、武士、庶民这三种身份之间是禁止通婚的。农民的女儿，即使嫁给贵族当个小妾，那也是不允许的。

明治维新后，过去不配跟贵族通婚的庶民老百姓，现在身份不再那么低贱了，有资格跟贵族平起平坐通婚了。这也让百姓对天皇感恩涕零，高喊“天皇万岁”。有身份的人家为独生女招有才华的贫寒子弟当上门女婿，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

明治天皇给老百姓第三大人权是从军权。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服兵役是武士的特权。那时武士从军是一种特权，武士不用种地，由国家发放米粮薪金，生活比较优裕。农民的身份很低，没有资格从军，不配当兵，只能干最低贱、最辛苦的种地的苦差事。

在等级身份制时代，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人想去从军打仗，那也是不行的，农民只能跟在武士后面，给武士挑行李、背粮草，没有资格上战场去打仗。

明治维新宣布兵役法，规定不管什么身份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这在其他国家，或许不算什么，可在当时的日本，却是一件惊